



荷塘秋收

◎吴有涛

半根山药

◎春鸣

半根山药
自己在阳台上发芽了
我给了一点水
它如果不想死,你就不能袖手旁观。
可我终究还是袖手旁观了
——看它歌唱生命
看它自我纠结
看它看见星空

看它长出那么多根须
没有泥土
也把虚空死死咬住

那些懂得热爱自己的生命
不管境遇如何
永远竭尽全力地活着,
如果没有了花朵,
那就用根须,用枝叶,

用极目远方的眼神
留给世界一些蛛丝马迹

从自身血肉中抽出的激情和眺望
百转千回
不敢想它如何收场
因为
会热泪盈眶

师者如光 微以致远

◎李妍妍

警察,简单两个字,却有着不简单的责任与担当。无论是什么职业,无论在何种岗位,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使命,都有自己的“引路人”。

“到底什么样的师傅才称得上引路人?”韩愈说: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!《礼记》曰:师也者,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。自古以来,好师傅的标准有很多,而在我的从警路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,一路示范引领、一路倾囊相授、一路并肩作战,我们既是师徒,亦是战友。

他就是交警二大队大队长吴云华,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师傅。第一次见到师傅是在新任职会议上,记得支队领导说下面有请“吴大讲话”,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态矫健的警官走上讲台。他的眼神锐利有光,他的话语让人振奋,他对民警的叮嘱真切又充满爱心,我想这就是师者的力量。从此,在大队院内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

我和师傅的相熟是源于一次护学。那是2023年9月1日,作为护学民警的我,知道刚开学新生报到,道路肯定会出现很多情况,便提前15分钟赶往护学岗。刚到一附小东门,就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,仔细一看,原来是吴大队长。他正站在马路中央指挥交通,一瞬间,一股暖流涌入心中。记得那天很热,他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,衣服被微微汗湿,看到我来了,他对我露出笑容:“开学第一天,你怎么来这么早?快

来疏通道路,确保安全,我到南门去看看情况。”听完他说的话,我的内心无比震动。我想他是大队领导,还有其他忙不完的事,但他首先想到的却是学生安全,早早来到护学现场,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榜样。我想正是护学这样的小事让我对他肃然起敬,也是这样的小事让民警对他敬重有加。

师傅对我要求严格。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,当我束手无策、力不从心时,他总能像黑暗中的灯塔,向我伸出援手。在交通违章处理窗口,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,很多人来就是抱怨或带有情绪,在这样的岗位,难免会遇上麻烦事儿。他把其总结提炼的矛盾化解调处“四个工作法”传授给我,还一再告诫我,在交警窗口就一定要把群众的事情办实办好,只有心里装着群众,把他们的困难当作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做,群众才会发自内心地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;只有带着问题、带着感情、带着职责去工作,在实践中多用脑、多创新、多总结,工作才能做得有声有色。他总让我在每个环节找方法、求突破,只要不违反窗口办案规定,运用法律条款正确,在适当的容错范围内可以容错,因为只有做过才知道哪里有错,才会“长记性”。他更不会让我闭门造车,会在我错了之后及时纠正,并互相对比,让我加深印象,虽然中间环节我的工作量增加了,但从中积累

到了更多经验,也让我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窗口民警。

师傅在提高我窗口服务能力的同时,还悉心培养我的办案水平。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和繁琐的办案程序,毫无办案经验的我很难做到思维清晰。他告诫我:“办理案件水平不高可以提升,但程序出错就是严重错误。”从案件办理到调查取证,再到讯问结案,他总是以身作则,亲自示范如何与当事人沟通、如何搜集关键证据、如何分析案情。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地指导,逐渐地,我也开始参与各类案件的办理。记得有一次对酒驾嫌疑人进行笔录的制作,我还没开始和嫌疑人“斗智斗勇”,自己已经“头昏眼花”,他看到了我的“实时战况”,轻声对我讲:“我打字慢,你来打字,我进行询问。”在他的实战指导下,我的审讯水平不断提升。他认真缜密的工作态度和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深深感染了我。通过师傅的帮助,我逐渐学会了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,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,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,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,让我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学习和成长。

“师者匠心,止于至善;师者如光,微以致远。”如今,我终于深深地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。我想,我也要像师傅一样,成为一束光,也许光亮微弱,但能够照亮前行的路,更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。

红蜡烛

◎丁臻炜

七月,蝉声鼓噪。
警车在热浪的傍晚里穿梭。

“警官,太、太感谢你们了!”后座上,阿韦正努力捋直他打了结的舌头,碎碎念叨,“这次又要麻烦你们送我回家了。”他摇晃脑袋,嘻嘻地笑着,满身酒气扑面而来,掩鼻难忍。

“你要真心感谢,那就让我们省点心,喝了酒不要老是跑出来!”一旁的驾驶员老程无奈地抱怨道。

这是我们本周第四次送酒鬼阿韦回家。

这个名叫阿韦的本地小伙子,是最近几天才冒出来的“熟客”。他个子不高,其貌不扬,穿着一件棕色短袖,身上脏兮兮的。每次喝了酒,双颊上星星点点的小痘痘就会随面孔涨得通红,仿佛即将喷发的微型火山。但与其他醉酒人员不同的是,他从来不哭不闹,每次不是酩酊大醉地躺在路边打呼噜,就是魂不守舍地在街上步履蹒跚。遇见我们民警,他也只是央求着送回家,周围人看着也是莫名其妙。而且每次上车,他必连声道谢,甚至第二天亲自来所登门致谢。可每逢有人问起酗酒的缘由,他却又缄默不语了。

方才,阿韦正醉倒在村里小卖部的收银台上,脸上的痘痘红得扎眼,看来今晚他又喝了不少酒。据报警人老板娘透露,他刚到店时,还没吐出两个字,倒头便睡着了。

“好好的一个小伙子,原来退伍回来多精神啊,据说在厂里工作也很认真,怎么最近跟丢了魂似的……”老板娘盯着呼呼大睡的阿韦,不无可惜地说道。

车行渐远,村道蜿蜒。房屋与田垄藏匿于黑夜神秘的面纱之下,就像我身后的阿韦那般,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警官,今晚我也不是故意要出来的。亲姐来我家了,她见到我醉醺醺的样子就要骂我,所以我就想出来避避,在家留了个纸条

说买点东西回去。没想到刚来店里就……”

“所以你想买什么?”

“红蜡烛——我刚才还没买就醉倒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在我问出这三个字后,阿韦便不做声了。我以为他又与周公下棋去了,回头看书时,却发现他一改方才的油腔滑调,沉默地盯着窗外,眼眶红红的,好像有千钧的担子突然压在心头。

不一会儿,警车便停在一座矮小的房屋前,这就是阿韦的住地。平时他都独居在家,唯有屋前的几株小树与他做伴。斑驳墙面镌刻着时光旧痕,愈显门庭落寞。而此刻,他家的大门却虚掩着,门楣处溢出若隐若现的微光——想必他姐姐已在家里了。阿韦怯生生地推开门,仿佛做错事的孩童。

“你小子又去哪儿了!”屋内,一个年近三十的女子冲着阿韦呵斥。只见她系着围裙,一手拿着锅铲,另一只手上还挂着未洗净的菜叶。“警官,我是阿韦的姐姐。今天家里有点事情,没管得住阿韦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此时,我赫然发现大厅的东侧墙边正中有一张小方桌,桌上摆放着一张慈祥老人的遗照……姐姐瞥了一眼站在角落的阿韦,叹气道:“今天是我们俩父亲的头七……”

此话声音虽轻,却犹如一声惊雷,照亮真相的夜空。一瞬间,我终于明白了阿韦种种古怪行为背后的缘由,三番五次醉倒,实为借酒消愁。

“阿韦,坚强点。”我轻拍阿韦的后背,决定为他做点什么。驾驶员老程也很默契地从刚才的小店里买来一对蜡烛,由阿韦的姐姐点燃并插上香炉。烛苗昏昏,影子在墙上闪烁、跳跃,犹如一颗悸动的心。

“阿韦,我把电话留给你,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找我。”

“谢谢你,丁警官。”

玉兰
一瓣